在香港荃湾三栋屋博物馆，艺术家在表演南音曲目。　王申摄（新华社发）

日前，南音等10项目列入香港非遗代表作建议名单。这些项目具有鲜明的香港地域文化特色，反映了香港多元的历史文化。其中，南音是用广府话说唱的曲子，艺人以说故事的方式弹唱，用古筝、椰胡伴奏，并手打拍板敲击节拍，是广东地方歌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南音袅袅 “声声”不息

丁梓懿

“香港特区政府重视本地文化保育，最近香港非遗建议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，南音的传承有着落了。”香港音乐学者、南音爱好者及弦乐演奏者余少华说。

此前前往香港中文大学，几位南音表演艺术者正在一个临时工作室里交流演奏心得。他们正就一首南音名曲《客途秋恨》分享着各自的心得和体会。

在人们的印象里，南音演奏者通常都是一些戴着盲镜、上了年纪的老者，好像只有他们能将那种低沉哀婉、荒远悲凉的感觉演绎出来。而眼前这4位都是业余爱好者，他们中有人拥有自己的公司，有的是大学教授。

前香港中乐团乐师、擅长演奏琵琶的何耿明说，南音作为他们的兴趣爱好，是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动力。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工作之余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，弹弹乐器，最惬意不过。”

梁凯莉主要负责南音演唱。与很多年轻人一样，从前的她喜欢唱流行音乐，直到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帮母亲排队买粤剧《西楼错梦》的门票，到现场一听，便深深迷上了粤剧和南音。

不久后，她颇费周折认识了澳门南音大师区均祥，此后便跟随他学艺，每周都要去澳门上课。“唱南音能让我的心静下来，仿佛是在诉说一个老故事，带着听众重游斯情斯景、旧时旧地。”

南音作为一种用广府方言说唱的曲艺，是20世纪上半叶香港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流行音乐。当时的演唱艺人多为盲人，男者称瞽师，女者称师娘。他们多在茶楼、酒馆等地表演，而师娘也会被邀请到大户人家中，为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演唱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收音机开始普及，南音还登上了电台，由一些粤剧老倌们为听众演唱经典或新创作的南音曲目，深受港人喜爱。

南音的伴奏乐器主要有筝、椰胡、扬琴、洞箫、秦琴或琵琶，较流行的曲目有《客途秋恨》《霸王别姬》《梁天来》《大闹广昌隆》《祭潇湘》《男烧衣》《大闹梅知府》等。

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流行音乐开始以西方品味为主流，并随着一些知名瞽师及师娘相继离世，南音逐渐开始没落。当时著名的南音艺人主要有杜焕、润心师娘及李银娇师娘等。

所幸的是，在上世纪90年代，已有人意识到南音作为香港传统音乐在传承上的重要性，于是人们将南音唱家如甘明超、区均祥、唐健垣等人的歌声收录在CD里，留作保存。

余少华说，2007年他担任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馆长时，为了让南音“后继有人”，参与监制了杜焕南音精选CD《诉衷情》。后来为了推广，在香港举行了一系列活动，还在澳门等地举办了多场南音音乐会，反响不俗。

“看到香港仍有人关心这种濒危的本土说唱曲艺，感到很暖心。”余少华说。

据余少华介绍，现在关注南音的学者越来越多，他们从非遗保护、地域文化、历史传统的角度，对南音进行深入研究、探讨及评论，都取得了一定成果。现在政府也大力加强香港有形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，对于提升香港的文化自信大有助益。

“南音不会成为绝响。”中文大学音乐系博士生陈子晋说。在他的同学和朋友中，有不少年轻人喜欢观看南音、谈论南音，还有一些人会专门学习南音演唱及乐器演奏。“我们想通过自己的一分力，将这个具有本地特色的音乐生命延续下去。”

南音乐器椰胡

南音中的长篇说唱多为含忠、孝、节、义等理念的历史故事，所以除了娱乐，南音还有着文化、历史及社会价值。有音乐学者呼吁，可将包括南音、木鱼、板眼、粤讴等在内的香港传统音乐带入课堂，让学生怀着开放、包容、多元的态度去了解更多的中国音乐。

现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，许多南音爱好者常常在位于金钟的乐茶轩茶馆聚会，听唱、聊天，继续传扬着南音的故事。

跨国夫妇“双剑合璧”传递中华诗韵

陈威华　赵　焱

《中国唐代诗选》封面

巴西外交官里卡多·波图加尔和中国妻子谭笑，《鱼玄机诗集》和《中国唐代诗选》的葡文译者，向葡文世界传递中华诗韵，这样的组合堪称“双剑合璧”。

在步入外交领域之前，波图加尔是一位文学青年，拥有巴西南里约格朗德联邦大学的葡文文学学位，业余时间喜欢写诗，出版过诗集。

波图加尔与中国的缘分，始于2001年。他被巴西外交部短期派驻到上海。待他返回巴西后，已经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古诗词充满兴趣。2003年，通过自学初通中文的波图加尔被正式派往巴西驻中国大使馆工作，他彻底被中华诗韵征服了。

那时候，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唐代的王维。当他读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墨西哥著名作家奥克塔维奥·帕斯翻译的王维诗作时，迅速被诗中空灵的意境所征服。“王维的诗写得太棒了！短短一句话里有很多感情，而且能在一首诗里不断变化场景，带着你去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太美了！”波图加尔发出这般感慨。

不过，波图加尔很快发现，尽管唐诗的外语译介已经十分丰富，但是能读到的葡语版本少得可怜。即便有，也大都是葡萄牙使用的葡语，而不是巴西使用的葡语。从此，这位“诗人”外交官开始自己翻译唐诗的历程。

缘分自有天定。很快，波图加尔的“缪斯”翩然降临。中国女孩谭笑突然有一天出现在他面前，应聘巴西驻中国大使馆翻译职务。两人因诗结缘，成就一段佳话。波图加尔将自己陆续翻译的唐诗给谭笑看，从小熟读古诗词的谭笑润色修改，给他解释诗人在字里行间传递的意境。波图加尔不仅直接从中文进行翻译，也会借鉴英文或西文版本，而谭笑则负责最后的把关。

尽管是夫妻恩爱，两人在翻译过程中依然免不了意见不一的时候。比如在翻译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中“应共冤魂语，投诗赠汨罗”时，波图加尔因为音节的需要，简单地把“汨罗”直接翻译成了“河”。谭笑就不干了：“汨罗不是一条普通的河，它背后有屈原投江的典故，不讲清楚这个，杜甫写这句诗就没意义了。”最终，两人达成妥协，用注释的方式向葡语读者解释汨罗的典故。

两人的心血得到了巴西文学界的认可。2014年，波图加尔和谭笑合作的《中国唐代诗选》获得雅布蒂文学奖翻译类二等奖。这部诗集收录了32位唐代诗人的208首作品，这是中国经典翻译类书籍首次获得这一巴西最高文学奖。此前，他们合译的《鱼玄机诗集》在巴西问世，只因数票之差与雅布蒂文学奖擦肩而过。

离开中国后，波图加尔先是在拉美工作，不久前又转赴布鲁塞尔担任副总领事。但是，夫妇俩有关中华诗词的翻译工作一直没有停歇。谭笑表示，他们正在进行《中国唐代诗选》第二册的翻译工作，目前已经翻译了100多首，主要是第一册中没有收录的一些诗人的作品，如王勃、元稹等人的作品。除此之外，两人还计划把毛泽东诗词向葡语读者进行译介。

波图加尔的最大心愿是让巴西人能够读到更多中国诗词。“中国已经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但是巴西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不够，这些美好的诗词应该被更多的巴西人欣赏和了解。”

欢迎关注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文艺部微信公众号“文艺菜园”

守望北管艺术

吴剑锋

坐在榕树下，听南音、北管“并蒂开花”，是侨乡福建泉州老一辈人最难忘的记忆。

北管是一种丝竹民乐，源于晋唐时期的梨园音乐，光绪年间从江淮一带流入泉州泉港，其风格既保留江淮民歌的明朗幽雅，又加入闽南、莆仙音乐的温婉秀丽，因而备受当地人喜爱。

“小时候，每个晚上，村里都会有几个老艺人吹吹拉拉，看的人围得水泄不通。”泉港北管传承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庄炳文回忆道。

这项艺术也吸引了当时年仅9岁的庄炳文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他拜师国家级北管传承人庄能宗，学习北管。

10岁登台演出，13岁参加第二届“武夷之春”音乐会获得第一名……庄炳文和北管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“从热到冷，北管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。”庄炳文说，上世纪90年代末，北管艺术后继无人，“就剩一些老人在唱，年轻人都不学了。”

出于对传统民乐的热爱，2004年，当时还是惠安县高甲戏剧团团长的庄炳文选择回到泉港，召集了一些朋友，到社区举办免费的北管培训。

“一开始就20来个人，大部分都是小学生，很多家长都不理解，认为这是出殡送葬才唱的。”庄炳文说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们选择迎难而上。据他回忆，当时的生活就是“没场所、没经费，每天到社区里做宣传”。尽管如此，过了3年，学生人数也只是上涨到40多人，迫于经济压力，他停掉了北管培训班。

离开北管教育的庄炳文转而通过表演来传承这项艺术。2011年，庄炳文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锦祥北管艺术团，团里40多人，大部分都是精通乐器的民间艺人或北管传承人。

小朋友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北管

“主要活动就是走基层，和各地北管队老艺人切磋交流。”庄炳文笑道，“成立艺术团，大家觉得比较上档次了。”

随着锦祥艺术团影响力扩大，泉港各地的北管乐团和乐社层见叠出，人们对这项艺术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观。

2012年，当地政府设立了北管传承保护中心，提供经费和场地支持，担任负责人的庄炳文开始“重操旧业”，继续从事北管公益培训。

“这里是我们平时教孩子的地方，大约有200人，笛子两个班，弹拨三个班，打击乐一个班……”面对记者，庄炳文如数家珍，“明后天还要去两所小学上北管课程，目前还在泉州艺校带大专学生……”

现在，北管教育几乎占据了庄炳文全部的生活，但在他看来，只要能够让这项古老民乐流传下去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“现在我带这些孩子参加义演，他们的家长都非常支持，有的还会自己过来看，学生的年底汇报演出总体来说也是一年比一年好了。”下一步，他打算组建一个“北管少年艺术团”，让成绩突出的孩子有更多表演机会。

随着学习北管的孩子增多，庄炳文也表达了他的隐忧：“现在一共7个班，老师只有10人，有时候遇到他们没空，只能我自己顶上，外出表演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又当搬运工，又当清洁工。”

在他看来，虽然手下的艺校学生有的会回来帮忙教孩子，但大部分都“不够热爱，学了就走，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”。

“袅袅余音，代代相传。”庄炳文说，“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把北管这一古老艺术继续发扬光大。”

□ 汉字故事

曲阜孔庙棂星门——乾隆造“櫺”字甚荒唐

杨立新

棂星门是山东曲阜孔庙的第一道门。过泮水桥，可见一座冲天式三门四柱石牌坊，额坊上阳刻着“櫺（棂）星门”三字，为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清高宗弘历题写。

下面是导游对孔庙棂星门的介绍——

说到棂星门，据说有一段乾隆造字的故事。“棂”的繁体字为“櫺”，当年乾隆题字的时候，觉得“櫺”字笔画太多，同“星门”二字写在一起，笔画粗细很难统一，就自作主张，把右下部的“巫”字给去掉了。中国旧时有“名人笔下无错字”的说法，皇帝是真龙天子，更有造字的特权，于是“櫺”就变成“櫺”了。

按导游的说法，“櫺”字应为乾隆皇帝所造，是他下命令将“櫺”字下面的“巫”给去掉的。如果此说法成立，那么在清乾隆以前，是不会有这个“櫺”字的。可是，早在唐代孙过庭所书的三国何晏《景福殿赋》中，就出现了“櫺槛披张”的字句。翻开古籍文献也不难看到

“櫺”《说文解字》

曲阜孔庙“棂星门”门额

“櫺”字，如东晋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：“彤云斐亹（wěi）以翼櫺。”东汉班固《西都赋》：“舍櫺槛而却倚”。

其实，只要查阅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就会发现在这本我国第一部字典中，收录的就是这个“櫺”字。许慎的解释是：“楯（shǔn）间子也。从木霝声。”楯为栏干的横木。

至于“櫺”字，最早收录在南朝梁代太学博士顾野王的《玉篇·木部》中，解释为：“櫺，长木也。”元代《古今韵会举要》注明：“櫺，通作櫺。”

如此看来，“櫺”的出现要远远早于“櫺”，二者可以通用，后来都简化为“棂”。故而这种乾隆造“櫺”字的说法，颇有点“爸爸长得随儿子”的滑稽。

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〈通用规范汉字表〉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》阶段成果）